

旅途之光

卢盛彬 著



目 录

童年的苦涩.....	(1)
青年的跋涉.....	(7)
多彩的大学生活.....	(19)
辗转奔波二十年.....	(43)
“特约记者”别有风味.....	(50)
我们一家子.....	(70)
敦厚的亲朋好友.....	(98)

爸爸的肖像

爸爸死得过早，没有留下照片，只好靠我追忆来给他画个肖像。

爸爸个头不高，敦实的身材，浓眉大眼，刚毅的脸上刻满皱纹。一生勤劳节俭，有时还赶起老牛车，老牛车确实很老，连老头的铁圈木轮，木制的扶手或车架及平滑的车板均破了车的框架。

童年的苦涩

刁 砬 堡

从凤城到通远堡镇，顺着沈丹公路北行四公里，过大河往大黑山乡路走，在那连绵起伏的山岭，有一座海拔三百多丈高的大黑山的北沟里，有个小村堡，名叫刁砬堡，以山形起名，刁砬山形象刀切的镜石砬子，壁立陡峭，人不敢登，砬缝里长柞树林，老树参天，郁郁葱葱，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常有俊鸟栖息和飞翔，刁砬前小溪长年川流不息，山前河旁有两个大门，住着四户人家，是我们自家人，大伯、四叔、五叔及我们一家人，久居在这个地方。这块地方，春天百花盛开，夏天葱绿一片，秋天采果收谷，冬天美的温馨。一九二八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晨时，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不论何时何地若是想起家乡，觉得分外甜蜜，流露出诗情画意，想起养育我的父母双亲和姊妹兄长。

爸爸的肖像

爸爸死得过早，没有留下照片，只好靠我追忆来给他画个肖像。

爸爸个头不高，墩实的身躯，浓眉双眼，圆圆的脸庞刻皱纹。一生勤劳耕耘，有时候赶起老牛车，老牛车确实很老；古老的铁制木轮，木制的风车或辐条及平滑的车板构成了车的框架。

那时我还小，爸爸赶车往地里送粪，我常围着老牛车跑前跑后，爸爸不常坐老牛车总习惯赶着车子一步一步走。一次我问爸爸：“你是嫌老牛车太慢，才自己走吗？”爸爸笑咪咪地摇着头说：“别看它走得慢，却走得稳，走得不歇脚，人才没有它的耐性呢？”我不服气，就一本正经地和它赛着走，刚走一会儿，我就得一步步跟着小跑，后来便使足力气，跟着跑，最后，我不得不坐在地上大口喘气，这时爸爸却呵呵地笑起来，从爸爸的笑声中我似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那时，我们家很穷，一家八口人，只靠爸爸一人种地糊口，难以维持生活，可爸爸却咬着牙，供哥哥和我上学，爸爸常说：“穷人家孩子只有读书，才会有出息，有奔头。”

我九岁那年正月，爸爸赶着老牛车吱扭、吱扭送我到老堡村小学校上学，真乐坏了爸爸，可我知道爸爸的难处，家里糊口都难，刚供完哥哥念四年私学，还要拿钱供我上学念书，肩上的担子真比千斤还重，我说：“我念完小学就跟爸爸下地干活。”爸爸听我说这话，不耐烦地说：“你能念上大学，我也要供你，咱家里再贫，也不用你分心，我就是拉饥荒，也让你读完书。”爸爸的话语掷地有声，可这是多么艰难啊！

转过年正月初二，爸爸因患了伤寒病，没钱治疗，就一头栽倒在炕上，再也没有爬起来，全家人的眼睛都湿了，我在心里默默发誓：“一定要好生念书，要对得起爸爸！”

爸爸的肖像，我还记得，不知多少年了赶着老牛车，载着生活的重担，从春种走到秋收，从青年、壮年走到暮年，仅仅五十二岁，就累倒了，躺在坟墓里，才算终生的歇息！

爸爸啊，你不正是一架老牛车的肖像吗？卢广仁爸爸！您才五十二岁就离开了人世！

母亲——卢曾氏

在我九岁的时候，父亲便离开了我们，年近五十的母亲便支撑起这个7个孩子的家，为了我们，母亲的脸颊上过早地爬上了皱纹，如云的青丝渗出了白发。母亲没日没夜地劳动，还要料理年幼无知的孩子，往往逢年过节，家里却偏偏没钱买粮了。母亲不得不顶风冒雪与哥哥上山打柴，跟车上站卖柴禾，换来几个钱好过年过节渡日，让我们过得高高兴兴，看着我们吃饱了腆着鼓鼓的小肚儿玩去了，上学去了，她才肯吃我们剩下的饭菜，生活那么清苦，她从不被穷字难住！

母亲是坚强的人，母亲又是个善良的人。记得邻居五哥和六哥，父母死的早，家里孩子多，日子过得很紧巴，相比之下，我家日子稍好。于是，两个哥哥嫂嫂便隔三差五，借钱借米。借了，有时还了，有时就不见回路。久了，街坊邻居便劝母亲，“他二婶，你家那点钱和米也不是白拣的，老是羊肉包子打狗，犯不上……。”母亲叹口气道。“他哥俩都小，人口多吃不好，穿不上，怪可怜的，咱们不能看着他们挨饿，借点就借点罢，谁让咱们是自家人！”以后，照样不误，街坊邻里不再劝，只是我说，老卢家里的心肠太善，好人。

母亲的坚强和善良的心灵熏陶我们一家人，基础最牢，母亲常常教诲我们说：“做人要要做好人，心地善良，你得光明磊落，忍辱负重，关键时候宁可牺牲自己也不加害别人。”这话儿，对我成长，任何昂贵的珍宝相形之下都会贬值。

母亲供我念完小学，送我参加通远堡区政府工作，还看到我转到凤城贸易局作文书收发，后当上百货公司秘书股长，母亲就因病离开了我们与世长辞了！母亲的恩情永远刻在我的心上，每当想起母亲的时候，我的耳边就回想起母亲生前对我们常说的那

句话：“攒上银钱追命鬼，交下朋友护身庇。”“衣服能穿破了，不能让人家指破了，宁肯身子受苦，别让脸发热。”母亲啊！儿子我永远记住您的话，努力工作，认真作人，母亲啊！为儿子知道，不辜负您的期望，就是儿子对您养育之恩最好的报答！

我的爷爷

卢崇德是我的爷爷，本是个庄稼汉，但他有不同类型的田衣，他颇有点忧国忧民意识，他念过四年私塾馆，一有空就爱找书借书看，他喜欢中国历史，喜欢读康有为、梁启超的书，也读外国历史、地理书，那时候，他非常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认为他们是英雄。有一次，他借到两本康有为的变法运动的书，读了又读，差不多都能背了出来。还有一次，他借一本《世界英杰传》看，深受书中人物吸住了，他兴奋地对别人说：中国要有这样人物，我们应该讲富国强兵之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努力啊！

爷爷生活的时代，正是辛亥革命后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烽火已燃遍全国，小日本进攻东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使日寇的铁蹄到东北三省，成立满洲国，东北人民当了整整十四年的亡国奴，再加上汉奸、走狗为非作歹，广大劳苦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下，他为寻求中国的出路，信仰宗教，并到处游说，愿为救国救民尽力，不畏强暴，一有时间，他就到沟上沟下群众中去游说，去讲演，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被狗腿子知道了，打他骂他，他也不怕背地还是游说……

年老了，走不动，眼神也不好，隐居在大黑山大阳沟里三间茅屋里吃斋念佛，活到七十三岁，祖国刚刚解放，他与世长辞

了。

爷爷的一生，虽未作出惊天动地的事业，但爱国爱民思想到处传播启迪人们心灵，我们后人要学习爷爷的精神和崇高品德，继承和发扬光大。

爷爷与奶奶一生，生五子二女，我父亲老二，卢广仁，大伯卢广金，三叔卢广利，四叔卢广本，五叔卢广训。五子又生十八个孙子，排行我是第十六个孙子。爷爷对我是最宠爱的，这不是别的，因为：一是我父亲死得早，需要爷爷关怀帮助；二是我爱念书，学习成绩好，说话处事象大人，因而引起爷爷的爱怜，严加指教。有一次，看我背书包放学回来，把我叫到跟前说：“老小子（我的小名）你懂得人怎样出息？人要想出息，就得好生念书，好书能指导你思想向上，长大能做对国对民有用的人。”爷爷这句话，我牢记心间，象灯塔一样指引我前进的路程，使我成熟起来了。每天要到老堡村念小学，一天往返要走五公里山路。那时，尽管家境贫酸，没穿过袜子和新衣，每天上学带糠菜窝窝头，可我习以为常。念起书来高高兴兴，为练习书写，常以包装纸，破碗底，锅底灰作墨汁，以秸杆作笔，勤奋苦练，常年不懈，十几岁在堡子里写春联小有名气，亲友们常夸讲我有出息，这都是爷爷教导的结果，爷爷的恩情如山。

卢氏的家训家戒

卢氏家族是凤城满族的一大户，族大户繁，人口众多，世代久远。据先辈云：大清顺治八年（1651辛卯）凤凰城八旗安民，雍正四年（1726丙午）开垦占地，坐落在通远堡落户兄弟六人，分居另度。

卢氏原籍山东省登州府栖霞县卢家大匡人。从始祖卢性悟立祖于通远堡二道坊刁窝沟卢家坟发脉，至今已发展第17代，一本

《卢氏家谱》世代相传。（是我执笔撰写）

卢氏家谱家训有四则：

勤劳勇敢，讲究礼貌。

品行端正，光明俊伟。

孝养父母，亲意欣欣。

友爱兄弟，天生羽翼。

和睦乡邻，结好不啻。

教训子孙，雕琢方成。

矜怜孤寡，天下穷民。

婚姻随宜，彼此相助。

奋志芸窗，练志无休。

勤劳本业，安用许多。

卢氏家戒：赌、娼、窃、游，酗酒。

青年的跋涉

我的启蒙老师

张万山是我的启蒙老师，他早已不在世了，并未留下身影，然而他的音容笑貌印在我的心中，久久难忘。他学识渊博，教书育人，予我幼小心灵天天向上的启迪。迄今他的一席淳淳教诲常存心底。

人，应常想着做些有利于他人的事，也许这些事看来很渺小，也许这些事在一段时光内乃至一生中不会受到赞许与报偿，甚而不为人知，然而，这一件件事堆积起来，将会组成一座无形的丰碑，世人将会凭借良心来称量我们灵魂之价值。

照片上的卢广礼，是我上国民优级班主任教师。他现在还健在，年高八十许，住在弟兄山镇陈家村，老俩口无儿女，讨一位侄女同居一小院里。卢老师目前靠做小生意谋生，生活很不宽裕和舒畅。前些天，我下乡采访到他家里住上两宿，带回这张他风华正茂时照片，收藏在集子里。

在同餐共宿的时刻里，师生之间长叙久别之情，回忆了峥嵘岁月，谈到人生的旅途生活之中一些事，他长叹地说：

生活是一张图画，我想你不能只喜欢一种颜色，只有将人间的所有色彩，包括你顶不喜欢的那种颜色组合在一起，才能构成绚丽多姿的画面。

生活是在荆棘缠绕的荒原中开道，人生顶紧要的并非是你伫

立在什么位置，而是你朝着什么方向奔去。因为再高的起点，也必须从“零”开始，再漫长的路径，也是人一步一步踏出来的。

童年的乐趣

童年的生活乐趣，别有洞天，最开心，最快活的是小河玩水的场景。

通远堡大黑山沟是我的故乡，刁砬堡前有一条长达20公里的小河，人们管它叫黑山河。

黑山河，那清澈的河水，弯弯曲曲不成石坝的河床上面长着勾勾巴巴的柳树，杨树，槐树等，恰似一条绿色彩带随风飘荡，树上虽没有“两个黄鹂鸣翠柳”，却见一群群山雀上青天。刚没脚脖深的水面，虽然不能行舟，却有鱼翔浅底，小柳根鱼，小白飘鱼，泥鳅鱼，最多是蝻蛄，翻开石板伸手可以捉到一两个出来。夕阳西下，在西山的晚霞映照下，河水泛起一层层彩色的鳞光，妇女们在河边洗菜，或洗衣裳，小孩子在河边打水泊，玩的不亦乐乎，真是乐趣儿？

我在上小学时，十一二岁，我们一到放学、放假，常到水里玩耍，要说最有兴趣事儿，还是在河里抡人玩。这是满族旗人儿童最喜爱活动的项目，也叫“抡高老三”。这项活动技巧性虽然不强，但运动量比较大，必须有强壮体力和水上功夫。开始分成两帮，人数不限，双方相等人数。各选一名强手，一队选一个人先下水，另一队选一个人在河岸上，等对方下水人在河中间站稳时，再下河里往外拽，一气拽上岸算赢，拽不上来算输，岸上人作拉拉队，大声呼喊使劲呀……！最后，那帮人数多为赢，那帮人数少为输。因为队伍扩大和缩小之方胜败。这项活动，不仅可锻炼人的体质，也能培养人们坚强毅力和勇敢精神。

这条充满童趣的小河，一直伴我读完国民优级小学，祖国光复后，1948年我参加当地区政府工作，便和它告别了。可黑山河那潺潺流水，水上玩耍的情景，还常常在我心中回荡。

小学女学友

我十一岁那年，由老堡小学，考入通远堡国民优级五年级时，学习用功有长进，考试前几名，在班级也小有名气。老师爱戴，同学羡慕。哪知被同班女同学赵淑芳看在眼里，处处愿与我接触，如研究算术题或考试答卷，彼此常来常往，比较亲热。

有一次她因作业没有完成，被老师批评哭了，下课时，一些女同学劝说她也没转过劲来，还是趴在书桌上痛哭。这时，有位韩玉杰女同学知道俺俩是好友，便到院内见到我说：“你看赵淑芳被老师批评哭了，谁劝也不听，你不快去说说……”。这句话说得我脸上绯红，腼腆对她一笑说：“你们女同学都劝不好，我这个男同学怎能说好呢？”“别说啦，谁还不知道，你俩关系，快去劝劝吧！”我无奈来到趴在书桌上还哭泣的赵淑芳，劝说几句，她也就不哭了。以后，在同学中就扬言出风了。可是，我心里明白，人家是村司计的女儿，咱家是老农，不成比例，再说人家长的个比我高，穿的比咱好，浓眉大眼，红润嘴唇，两条小辫，那点也比咱神气，咱想都不敢想，只是从同学关系上有求必应，互相多来往一些罢了。

尽管我始终抱着这种态度，然而，赵淑芳却不放过我，在毕业前夕，还给亲手编织一副手套送给我戴。她是何意迄今我也说不清楚。

毕业后，她捎来口信，让我到她家一趟，有点小事商量。我接到口信后，次日清早就到通远堡村公所，她家门前了。这时她坐在炕上从玻璃窗看见我来了，下地开门蹑手蹑脚地迎了出门，

她一眼看到我走的气喘吁吁的样子，既生气又心疼，禁不住泪水簌簌落下。

原来，淑芳萌生情意后，整天胡思乱想，长吁短叹，这次要求我送她回老家四门子青沟子爷爷奶奶家串门。送她回老家路径二十余里山麓，一路上的絮语的情景，在校生活的美好回忆，心底快活，脸上浮现微笑。打那以后，连续送她三次回老家，以后她就背井离乡，远到北满亲属去找工作了，再也没有见面了，当想起少年的女学友赵淑芳我心中就陡然泛起一股苦涩的味道。

我记忆中的岳飞《满江红》

小学时期，我背会一首岳飞的《满江红》，说起来，这真是遥远的记忆了……

伪满康德九年，我在老堡村上小学，因路远吃住在张万山老师家，张老师精通文墨，古代诗词能背诵许多，略晓音律，又喜欢小学生，教书育人很认真。惹得我和林凤州等同学常绕在他膝前，缠着他给我们讲故事，学古典诗词。这首《满江红》就是他教会的。他那宏亮的歌喉，那委婉又铿锵的音调，朗诵起来，好听极了。他朗诵一句，我们学一句，一遍又一遍教，一遍又一遍地学，终于背会了，略知其意义。

在康德十一年，我考上国民优级远离他乡，去通远堡区学校读书，那时，在日伪统治下，虽然大肆宣传“日满亲善”，“共存共荣”，把“侵略”叫“友谊”，对“卖国求荣”者称誉为“模范国民”，可谁又能阻止中华儿女们背诵和唱起这首充满民族气节的诗词呢？

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侮。尽管侵略者千方百计地大搞文化专制，但觉悟了的东北青年一代是欺骗不了的。每当夜静无人之时，漫步校庭之际，我们就三五成群地齐背诵和齐唱起这首《满

江红》来，我们都被宋朝抗金民族英雄那种充满了对敌人的仇恨和收复失地的雄心壮志高尚民族气节所感动。由此，联想起沦亡十余载的亲爱的祖国的现状，不禁垂然泪下，大家都认为我们作为一个优级生，目前虽无奋起抗击之力，但应有保持民族尊严之志，在日寇铁蹄下，绝不卑躬折节，做出对不起祖国，对不起民族的事来。

我，第一张照片



我小的时候，童年和少年没留下照片。这不是别的，童年家境贫寒度日连糊口都难，父母怎有心思给孩子们留下幼年身影呢？作为我的人生旅途中第一张照片，是我参加革命工作后留下的照片。

康德12年，我六年小学毕业，想升学，因家境贫困供不起了，只好下学跟着哥哥姐姐下地种田，上山打柴，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尽管如此，我们寻求读书学习机会，在本堡四叔家小耳房里成立私塾，先后随张老师读孔孟之书，《三字经》《百家姓》、《名贤集》《古文观止》等，我小时记忆力很好，大部都背下一些，尽管对于书中的字句不甚解，但文字确实认识了很多，书中大意全靠自己体会。每逢春节来临，农村有贴对子、写春联习惯，我就成为春联的小先生了，上下沟人都来找我给写春联，连编代写，就成了我少年时代的第一自觉要求。

在少年时代，我还有另外可以阅读的广阔天地，那时每到春节，不少人家和我们自己家都要买些旧报纸糊墙，我很愿意看那上边一块一块的小文章，虽然读到的早已不是新闻了，但对于生活在闭塞农村中的我，这已是很大的愉快了。因为不仅从中了解

了许多事情，也找到了一个学习文化知识的途径。这对我产生写新闻的爱好打下了基础和欲望。

在祖国光复后，48年8月我参加通远堡区政府工作，开始当事务长后任政府秘书时，我较多地接触公文和报刊杂志，我并负责管理一个档案图书室，从公文归档和采购书刊报纸和管理全归我一人，室内图书都是按我的视野添增的，想读什么书，就买什么书藉，然后再推荐给别人，区政府下达公文和写工作总结报告都让我来起草，区长苏中侠很器重，别人也高眼看我，在一般政府干部中已经显得出类拔萃了。但这时有一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49年秋天打辽阳时，区长苏中侠让我带200台大车送公粮支援前防，当时心情很不平静，但又不敢说不去，那时首长命令如山倒，谁敢不服从，我只好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与刘家村干部王兆基一起带领200台大车载着玉米、小米、大豆、高粮10余万斤公粮，从通远堡出发，走青城子路，绕过岫岩九沟峪送到辽阳郊区兵站交上了差，打了条子，半月后才安全返回区政府，这件事情，不仅考验我，也锻炼了我，增添了革命胆略和开阔视野，工作也比较成熟一些，就在49年底我被团组织首批发展为中国青年团员。这时萌发了求知上大学的欲望。后来，因为家境穷困关系，靠代耕奉养老母亲和妹妹，我是供给制，生活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经区首长研究批准我找个挣工资单位，来维持家里生活，正赶上50年凤城贸易局招生，保送加考试被录取了，进城工作更有机会学习了。

50年5月到凤城贸易局任文书收发时，我充分利用工作条件和报刊书籍成堆地方看书学习，我还订几本文学杂志，并当了几家报纸的通讯员，常写一些新闻报道和通讯，在贸易局里比较有了小名气。从那时开始我坚持白天工作，晚间上夜校，六年念完初高中课程，获得文凭，打那时我萌发了上大学的欲望。从青少年时代开始的梦进入我的追求中了。1953年我光荣加入了中

共产党，成为一名青年党员。

母 命 之 婚

我十二岁那年正月，母亲就给我订下终身婚姻大事，她叫张秀芝是赛马镇双岭村人。是我四叔四婶介绍的，因为他们是亲属。

不知为什么，要小时订亲？后来我才知道，母亲不是怕我长大娶不上媳妇，因为我从小爱念书、爱劳动，人品好，不打架、处事象大人一样，沟上沟下人都夸奖我长大有出息。母亲是想给找个懂情知理，会过日子的贤慧媳妇。

我20岁那年，与张秀芝结婚后，就是她不仅不是贤慧人，而且是咀尖舌快，好串门，好惹事生非，作风不正，嫌老欺男，所以，我们俩就像座火山说不定那会儿就会爆发得不可收拾。

我依然记得一件事情，那是一天早饭时，她端一盆小楂粥饭，从里屋往外屋桌上端，刚走几步，饭盆掉在地上，盆打饭扬满地流。我火了。三说两说俺俩就打起来了，打得一个团滚。母亲拉也拉不开，在地上哭骂着，要寻死，我小妹妹抱着母亲的胳膊也在嚎啕大哭，这时，从外面走进懂事的四叔四婶给劝合了。一时安顺下来……

可是，我俩不和经常打架的事情引起她家老少和亲属评论，有的认为我不对，脾气不好，爱打架；有的认为她不对，当媳妇不贤不孝，其中她的嫂嫂和表妹姓李小名叫锁姐子，就是这样认为的。并且劝她说：“我看盛彬还小，长大能出息，是个懂事的人，将来能有好日子过……。”可她听不进去，仍然认为我不好，不喜欢的人，一次我到她家接她回来种地，她不回来，别人劝她也不听，她爸爸只好让住在她家的大姨姑娘小名叫锁姐子去帮忙。这位与她小一岁的人，比她姐姐懂事多了，知道俺俩是非原

因，不在我而在她，所以，她同情支持我，跟我来到家后，第二天就下地干活，从春种夏锄一个月里，一直扶持着，播种、铲地，垅小豆，牵牛趟地，休息时，山根地头坐在草地上畅谈理想前途，憧憬未来，我们的人生都有共同的愿望。我母亲亦看中了她，说什么“要是有这么一个好媳妇我死了也能瞑目。”可是，不到一个月时间，张秀芝从娘家回来了，对她表妹帮我家干活她不满意，说些口外的话，气得锁姐子哭了，第二天就回家了。迄今人老了也未见一面，每想起人家帮助俺家做的活，出的力，生的气，真有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

张秀芝回家后，这时，春耕已结束了，我从区政府转到挣钱部门凤城贸易局工作，临行时，我再三嘱咐她与母亲好生度日，操劳家务，侍弄好地，然而，这话没当耳旁风，没住几天又回娘家了，并且把家里柜里一些衣服都带走了。在我工作二个月从凤城回来一看，太不象话了，母亲的哭诉，我不敢再有幻想了，也只好个走个的路。于是，我去信提出解除婚事，她也同意了，双方同意的到了政府办理离婚手续。

就这样，在这个苦涩的家庭里，我度过童年，少年步入青春期。每当想起来母命之婚的苦滋味头都痛啊！可是苦滋味的原因，不在于母亲，而是旧社会包办婚姻制度造成的。新社会实行自由恋爱新婚姻法，是一部为人类造福家庭大法，人人称赞，我是举双手拥护，今天，幸福家庭就是有了新婚姻法带来的福气。

自由之婚

俺俩是两个村人，我家在大黑山住，她家在小黑山住，相隔二十几里远，两家有点偏亲，她叫我“老哥”，我叫她“小妹”。解放后，48年我参加通远堡区政府工作，她被选为小黑山村妇女会主任，开会学习经常见面，那时只是工作上来往，别无

它意，谁也没有把谁看在眼里。

可是，因为我离了一方后，家里只有老母亲度日，母亲对我的婚事特别着急，一天母亲托村长姜明朗（我叫二叔）向牟家提媒，看她挺本份，稳当，能干活，想给我做媳妇，当时她母亲不同意，说我长的小、个矮。而她执意要嫁给我。因为在一起工作过，互相有所了解，但谁也不甚知底，而我想，生活中许多事情的结果，一部分是由于人为的努力，一部分也带点命定的成份。咱们就听天由命吧！

51年春结婚，不讲礼品，没操办，但求勤劳度日，抚养老母亲，婚后两个月，母亲病故，就随我到了凤城。1950年我调到凤城贸易局工作，给她送到百货公司被服厂当缝纫工人。借一间小房成立了新家庭。开始，俺俩很默契，说话谦虚，有活抢着干，吃东西让着吃。一天上班工作，下班同归家里料理家务，夫妻之间恩恩爱爱，生活得有滋有味。

日久天长，我们不总是恩恩爱爱过日子，也吵架，从生大女儿晶莹开始，经常三天两头吵架，吵得有声有色，我脾气不好急躁，遇事发怒，她心直咀快，脾气暴躁，好发火，情绪变化，赌气的事情是常有的，而她年少气盛，哄得不耐烦了，就扬长而去，这时候，我就骂她是“泼妇”“臭娘们”。打架危未完全是坏事，俗语说、“不打不交”，越打越交，最后还是打到了一起，岁数大了，打的就少了。吵架从某种角度来说，代表了热情和年轻，不然生活多么寂寞啊！

我常觉得婚姻是令人有所机动感的，因为它的背后是重担的日子，房子、女儿、票子……有时我发愁的问：“我们生活能过得好吗？”她总是说：“我也不知道怎样的。”我心里真是很气，也不给我打个主义。可是细想起来，不是女人能左右的了的日子。就我本人也是渺茫的，不知将来日子向何方去，不如顺水行舟，且行且看。